

《古代漢語》(下) 文選目錄

第一部分	2
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	2
論語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	3
論語·季氏將伐顛臾	3
論語·子路從而後	3
老子·天下皆知美之爲美	4
老子·小國寡民	4
墨子·兼愛(上)	4
莊子·逍遙遊(節錄)	5
莊子·秋水(節錄)	5
孟子·齊桓晉文之事	6
孟子·許行	7
荀子·天論	8
韓非子·歷山之農者侵畔	9
韓非子·五蠹(節錄)	9
第二部分	10
《張中丞傳》後敘	10
答李翊書	11
柳子厚墓志銘	12
戊午上高宗封事	13
第三部分	14
楚辭·離騷	14
楚辭·湘夫人	15
楚辭·哀郢	16
詩經·衛風·氓	16
詩經·豳風·七月	17
詩經·小雅·采薇	17

第一部分

漢書 ● 藝文志 ● 諸子略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。助人君順陰陽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。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，於道最爲高。孔子曰：“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。”唐虞之隆，殷周之盛，仲尼之業，已試之效者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，苟以譁衆取寵。後進循之，是以五經乖析，儒學澆衰，此辟儒之患也。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攘，易之謙謙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絕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曰：獨任清虛，可以爲治。

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，敬順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時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拘者爲之，則牽於禁忌，泥於小數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

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，信賞必罰，以輔禮制。《易》曰：“先王以明罰飭法。”此其所長也。及刻者爲之，則無教化，去仁愛，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殘害至親，傷恩薄厚。

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禮亦異數。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”此其所長也。及警者爲之，則苟鉤鈇析亂而已。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，是以兼愛；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；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；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爲之，見儉之利，因以非禮，推兼愛之意，而不知別親疏。

從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誦《詩》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”又曰：“使乎，使乎！”言其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及邪人爲之，則上詐諛而棄其信。

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及盪者爲之，則漫羨而無所歸心。

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稷之官。播百穀，勸耕桑，以足衣食，故八政一曰食，二曰貨。孔子曰：“所重民食。”此其所長也。及鄙者爲之，以爲無所事聖王，欲使君臣竝耕，誥上下之序。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。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“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弗爲也。”然亦弗滅也。閭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。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。

凡諸子百八十九家，四千三百二十四篇。

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皆起於王道既微，諸侯力政，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，是以九家之說，蠡出竝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其言雖殊，辟

猶水火，相滅亦相生也。仁之與義，敬之與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”今異家者各推所長，窮知究慮，以明其指，雖有蔽短，合其要歸，亦六經之支與流裔。使其人遭明王聖主，得其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已。仲尼有言：“禮失而求諸野。”方今去聖久遠，道術缺廢，無所更索，彼九家者，不猶瘡於野乎？若能修六藝之術，而觀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

論語 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‘不吾知也。’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”子路率爾而對曰：“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飢饉；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，爾何如？”對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，爾何如？”對曰：“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愿爲小相焉。”“點，爾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“異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而歸。”夫子喟然而嘆曰：“吾與點也。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則非邦也與？”“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則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則非邦也與？”“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”

論語 ● 季氏將伐顓臾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“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”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；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；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”

論語 ● 子路從而後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蓀。子路問曰：“子見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

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“隱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

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老子 ●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。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老子 ● 小國寡民

小國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與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墨子 ● 兼愛（上）

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必知亂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亂之所自起，則不能治。譬如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，必知疾之所自起，焉能攻之；不知疾之所自起，則弗能攻。治亂者何獨不然？必知亂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亂之所自起，則弗能治。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。

當察亂何自起，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謂亂也。子自愛不愛父，故虧父而自利；弟自愛不愛兄，故虧兄而自利；臣自愛不愛君，故虧君而自利，此所謂亂也。雖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。父自愛也，不愛子，故虧子而自利；兄自愛也，不愛弟，故虧弟而自利；君自愛也，不愛臣，故虧臣而自利。是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

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，盜愛其室，不愛異室，故竊異室以利其室；賊愛其身，不愛人身，故賊人身以利其身。此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

雖至大夫之相亂家，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。大夫各愛其家，不愛異家，故亂異家以利其家；諸侯各愛其國，不愛異國，故攻異國以利其國。天下之亂物，具此而已矣。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愛。

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，猶有不孝者乎？視父兄與君若其身，惡施不孝？猶有不慈者乎？視子弟與臣若其身，惡施不慈？故不孝不慈亡有，猶有盜賊乎？故視人之室若其室，誰竊？視人身若其身，誰賊？故盜賊亡有。猶有大夫之相亂家、諸侯之相攻國者乎？視人家若其家，誰亂？視人國若其國，誰攻？故大夫之相亂家、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。若使天下兼相愛，國與國不相攻，家與家不相亂，盜賊亡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則天下治。

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，惡得不禁惡而勸愛？故天下兼相愛則治，交相惡則亂。故子墨子曰：“不可以不勸愛人”者，此也。

莊子 ● 逍遙遊（節錄）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齊諧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“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；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

蜩與學鳩笑之曰：“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”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，之二蟲又何知？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湯之問棘也是已。窮髮之北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鯢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絕云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”此小大之辯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游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莊子 ● 秋水（節錄）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。涇流之大，兩涘渚崖之間，不辯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；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。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嘆曰：“野語有之曰：‘聞道百以爲莫己若’者，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，而輕伯夷之義者，始吾弗信。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。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”

北海若曰：“井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今爾出於崖，觀於大海，乃知爾丑，爾將可與語大理矣。天下之水，莫大於海，萬川歸之，不知何時止而不盈；尾閭泄之，不知何時已而不虛。春秋不變，水旱不知。此其過江河之流，不可爲量數。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，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；吾在於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方存乎見少，又奚以

自多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？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？號物之數謂之萬，人處一焉；人卒九州，穀食之所生，舟車之所通，人處一焉。此其比萬物也，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？五帝之所連，三王之所爭，仁人之所憂，任士之所勞，盡此矣。伯夷辭之以爲名，仲尼語之以爲博，此其自多也，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？”

孟子 • 齊桓晉文之事

齊宣王問曰：“齊桓、晉文之事可得聞乎？”孟子對曰：“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則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”。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聞之胡齧 he 曰，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對曰：‘將以鬻鐘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’對曰：‘然則廢鬻鐘與？’曰：‘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！’——不識有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；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曰：“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”曰：“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厨也。”

王說，曰：“《詩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’，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；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復於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與薪’。則王許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與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”曰：“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？”曰：“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運於掌。《詩》云：‘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’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權，然後知輕重；度，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，心爲甚。王請度之。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”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”王笑而不言。曰：“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爲是哉？”曰：“否，吾不爲是也。”曰：“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、楚，莅中國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”王曰：“若是其甚與？”曰：“殆有

甚焉。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；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”曰：“可得聞與？”曰：“邾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”曰：“楚人勝。”曰：“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強。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邾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慙，不能進於是矣。愿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”曰：“無恒產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恒產，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己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；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：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 ● 許行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“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，愿受一廛而爲氓。”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履，织席以爲食。

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“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愿爲聖人氓。”

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“滕君則誠賢君也；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并耕而食，饗飧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，惡得賢？”

孟子曰：“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許子必织布而後衣乎？”曰：“否；許子衣褐。”“許子冠乎？”曰：“冠。”曰：“奚冠？”曰：“冠素。”曰：“自织之與？”曰：“否；以粟易之。”曰：“許子奚爲不自织？”曰：“害於耕。”曰：“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爲之與？”曰：“否；以粟易之。”

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”

曰：“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。”“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，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，或勞心，或勞力；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。”

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汎濫於天下，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偪人，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。堯獨忧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濬濟漯而注諸海，決汝漢，排淮泗而注之江，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，得乎？

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；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，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叙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‘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’聖人之憂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

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‘大哉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君哉，堯也！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！’堯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

“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產也，悅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；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，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向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彊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。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。’今也南蠻馱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《魯頌》曰：‘戎狄是膺，荊舒是懲。’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。”

“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貳，國中無偽；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；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；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”

曰：“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；或相信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？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偽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？”

荀子 ● 天論

天行有常，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。應之以治則吉，應之以亂則凶。彊本而節用，則天不能貧；養備而動時，則天不能病；脩道而不貳，則天不能禍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祲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，則天不能使之富；養略而動罕，則天不能使之全；倍道而妄行，則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飢，寒暑未薄而疾，祲怪未至而凶。受時與治世同，而殃禍與治世異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，則可謂至人矣。

治亂，天邪？曰：日月星辰瑞曆，是禹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亂；治亂非天也。時邪？曰：繁啟蕃長於春夏，畜積收臧於秋冬，是禹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亂；治亂非時也。地邪？曰：得地則生，失地則死，是又禹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亂；治亂非地也。

星隊木鳴，國人皆恐。曰：是何也？曰：無何也！是天地之變，陰陽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夫日月之有蝕，風雨之不時，怪星之黨見，是無世而不常有之。上明而政平，則是雖並世起，無傷也；上闇而政險，則是雖無一至者，無益也。夫星之隊，木之鳴，是天地之變，陰陽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；怪之，可也；而畏之，非也。

雩而雨，何也？曰：無何也，猶不雩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，天旱而雩，卜筮然後決大事，非以爲得求也，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爲文，而百姓以爲神。以爲文則吉，以爲神則凶也。

在天者莫明於日月，在地者莫明於水火，在物者莫明於珠玉，在人者莫明於禮義。故日月不高，則光明不赫；水火不積，則暉潤不博；珠玉不睹乎外，則王公不以爲寶；禮義不加於國家，則功名不白。故人之命在天，國之命在禮。君人者，隆禮尊賢而王，重法愛民而霸，好利多詐而危，權謀傾覆幽險而亡矣。

大天而思之，孰與物畜而制之！從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！望時而待之，孰與應時而使之！因物而多之，孰與騁能而化之！思物而物之，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！願於物之所以生，孰與有物之所以成！故錯人而思天，則失萬物之情。

韓非子●歷山之農者侵畔

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耆年，剛畝正。河濱之漁者爭坻，舜往漁焉，耆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舜往陶焉，耆年而器牢。仲尼歎曰：“耕、漁與陶，非舜官也，而舜往爲之者，所以救敗也。舜其信仁乎！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。故曰：聖人之德化乎！”

或問儒者曰：“方此時也，堯安在？”其人曰：“堯爲天子。”“然則，仲尼之聖堯奈何？聖人明察在上位，將使天下無姦也。今耕漁不爭，陶器不窳，舜又何德而化？舜之救敗也，則是堯有失也。賢舜，則去堯之明察；聖堯，則去舜之德化：不可兩得也。楚人有鬻楯與矛者，譽之曰：‘吾楯之堅，物莫能陷也。’又譽其矛曰：‘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’或曰：‘以子之矛陷子之楯，何如？’其人弗能應也。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。今堯、舜之不可兩譽，矛楯之說也。

且舜救敗，耆年已一過，三年已三過。舜有盡，壽有盡，天下過無已者；以有盡逐無已，所止者寡矣。賞罰使天下必行之，令曰：中程者賞，弗中程者誅。令朝至暮變，暮至朝變，十日而海內畢矣，奚待耆年？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，乃躬親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，堯、舜之所難也；處勢而矯下者，庸主之所易也。將治天下，釋庸主之所易，道堯、舜之所難，未可與爲政也。

韓非子●五蠹（節錄）

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獸衆，人民不勝禽獸蟲蛇。有聖人作，構木爲巢以避群害，而民悅之，使王天下，號曰有巢氏。民食果蓏蚌蛤，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，民多疾病。有聖人作，鑽燧取火以化腥臊，而民說之，使王天下，號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，天下大水，而鯀、禹決瀆。近古之世，桀、紂暴亂，而湯、武征伐。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，必爲鯀、禹笑矣。有決瀆於殷、周之世者，必爲湯、武笑矣。然則今有美堯、舜、湯、武、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，必爲新聖笑矣。是以聖人不期脩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因爲之備。宋人有耕田者。田中有株，兔走觸株，折頸而死。因釋其耒而守株，冀復得兔。兔不可復得，而身爲宋國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，治當世之民，皆守株之類也。

古者丈夫不耕，草木之實足食也；婦人不織，禽獸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養足，人民少而財有餘，故民不爭。是以厚賞不行，重罰不用，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爲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，故民爭，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。

堯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斲；糲粢之食，藜藿之羹；冬日麕裘，夏日葛衣。雖監門之服養，不虧於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，身執耒耜以爲民先，股無胈，脛不生毛。雖臣虜之勞，不苦於此矣。以是言之，夫古之讓天子者，是去監門之養，而離臣虜之勞也，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縣令，一日身死，子孫累世絜駕，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於讓也，輕辭古之天子，難去今之縣令者，薄厚之實異也。夫山居而谷汲者，腰臘而相遺以水；澤居苦水者，買庸而決竇。故饑歲之春，幼弟不饑；穰歲之秋，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愛過客也，多少之實異也。是以古之易財，非仁也，財多也；今之爭奪，非鄙也，財寡也。輕辭天子，非高也，勢薄也；重爭士橐，非下也，權重也。故聖人議多少、論薄厚爲之政。故罰薄不爲慈，誅嚴不爲戾，稱俗而行也。故事因於世，而備適於事。

古者，文王處豐、鎬之間，地方百里，行仁義而懷西戎，遂王天下。徐偃王處漢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荆文王恐其害己也，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，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，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。故曰：世異則事異。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，禹將伐之。舜曰：“不可，上德不厚而行武，非道也。”乃脩教三年，執干戚舞，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戰，鐵鉞短者及乎敵，鎧甲不堅者傷乎體。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。故曰：事異則備變。上古兢於道德，中世逐於智謀，當今爭於氣力。齊將攻魯，魯使子貢說之。齊人曰：“子言非不辯也，吾所欲者土地也，非斯言所謂也。”遂舉兵伐魯，去門十里以爲界。故偃王仁義而徐亡，子貢辯智而魯削。以是言之，夫仁義辯智，非所以持國也。去偃王之仁，息子貢之智，循徐、魯之力使敵萬乘，則齊、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。

第二部分

《張中丞傳》後敘

韓愈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，得李翰所爲《張巡傳》。翰以文章自名，爲此傳頗詳密。然尚恨有闕者：不爲許遠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。

遠雖材若不及巡者，開門納巡，位本在巡上，授之柄而處其下，無所疑忌，竟與巡俱守死，成功名。

城陷而虜，與巡死先後異耳。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以爲巡死而遠就虜，疑畏死而辭服於賊。遠誠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地，食其所愛之肉，以與賊抗而不降乎？當其圍守時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，所欲忠者，國與主耳。而賊語以國亡主滅。遠見

救援不至，而賊來益衆，必以其言爲信，外無待而猶死守，人相食且盡，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。遠之不畏死亦明矣。烏有城壞其徒俱死，獨蒙愧耻求活？雖至愚者不忍爲，嗚呼！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？

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，自遠所分守始，以此詬遠。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人之將死，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；引繩而絕之，其絕必有處。觀者見其然，從而尤之，其亦不達於理矣。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如巡遠之所成就，如此卓卓，猶不得免，其他則又何說？

當二公之初守也，寧能知人之卒不救，棄城而逆遁？苟此不能守，雖避之他處何益？及其無救而且窮也，將其創殘餓羸之餘，雖欲去必不達。二公之賢，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滋之師，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勢。天下之不亡，其誰之功也？當是時，棄城而圖存者，不可一二數；擅強兵，坐而觀者相環也。不追議此，而責二公以死守，亦見其自比於逆亂，設淫詞而助之攻也。愈嘗從事於汴、徐二府，屢道於兩州間，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，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。

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，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。愛霽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，彊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霽雲坐。霽雲慷慨語曰：“雲來時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，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，雖食且不下咽。”因拔所佩刀斷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爲雲泣下。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，卽馳去。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圖，矢著其上磚半箭，曰：“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！此矢所以志也。”愈貞元中過泗州，船上人猶指以相語。城陷，賊以刃脅降巡，巡不屈，卽牽去，將斬之。又降霽雲，雲未應，巡呼雲曰：“南八，男子死耳，不可爲不義屈。”雲笑曰：“欲將以有爲也。公有言，雲敢不死？”卽不屈。

張籍曰：有于嵩者，少依於巡。及巡起事，嵩嘗在圍中。籍大歷中，於和州烏江縣見嵩，嵩時年六十餘矣。以巡嘗得臨渙縣尉，好學無所不讀。籍時尚小，粗問巡遠事，不能細也。云巡長七尺餘，須髯若神。嘗見嵩讀《漢書》，謂嵩曰：“何爲久讀此？”嵩曰：“未熟也。”巡曰：“吾於書讀不過三遍，終身不忘也。”因誦嵩所讀書，盡卷不錯一字。嵩驚，以爲巡偶熟此卷，因亂抽他帙以試，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，試以問巡，巡應口誦無疑。嵩從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爲文章，操紙筆立書，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，士卒僅萬人，戶亦且數萬。巡因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，鬚髯輒張。及城陷，賊縛巡等數十人坐，且將戮。巡起旋，其衆見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：“汝勿怖。死，命也。”衆泣不能仰視。巡就戮時，顏色不變，陽陽如平常。遠寬厚長者，貌如其心。與巡同年生，月日後於巡，呼巡爲兄。死時年四十九。嵩貞元初死於亳、宋間。或傳嵩有地在亳宋間，武人奪而有之。嵩將詣州訟理，爲所殺。嵩無子。張籍云。

答李翊書

韓愈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。李生足下：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。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

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邪？雖然，不可不爲生言之。

生所謂“立言”者，是也；生所爲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！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而涖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。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。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；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。處若忘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憂憂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。然後識古書之正僞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。其觀於人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拒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

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實用。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？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邪？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。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爲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？

有志乎古希矣，志乎古必遺乎今。吾誠樂而悲之。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不志乎利，聊相爲言之。愈白。

柳子厚墓志銘

韓愈

子厚諱宗元。七世祖慶，爲拓跋魏侍中，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，爲唐宰相，與褚遂良、韓瑗，俱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朝。皇考諱鎮，以事母棄太常博士，求爲縣令江南。其後以不能媚權貴，失禦史。權貴人死，乃復拜侍御史。號爲剛直，所與遊，皆當世名人。

子厚少精敏，無不通達，逮其父時，雖少年，已自成人。能取進士第，嶄然見頭角，眾謂柳氏有子矣。其後以博學宏詞，授集賢殿正字。俊傑廉悍，議論證據今古，出入經史百子，踔厲風發，率常屈其座人，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，爭欲令出我門下，交口薦譽之。

貞元十九年，由藍田尉拜監察禦史。順宗即位，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，例出爲刺史。未至，又例貶州司馬。居閑，益自刻苦，務記覽，爲詞章，汨濫停蓄，爲深博無涯涘，而自肆於山水間。

元和中，嘗例召至京師，又偕出爲刺史，而子厚得柳州。既至，歎曰：“是豈不足爲政邪？”因其土俗，爲設教禁，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錢，約不時贖，子本相侷，則沒爲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，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，令書其傭，足相當，則使歸

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，比一歲，免而歸者且千人。衡湘以南，為進士者，皆以子厚為師。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，悉有法度可觀。

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，中山劉夢得禹錫，亦在遣中，當詣播州。子厚泣曰：“播州，非人所居，而夢得親在堂，吾不忍夢得之窮，無辭以白其大人，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。”請於朝，將拜疏，願以柳易播，雖重得罪，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，夢得於是改刺連州。嗚呼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，酒食遊戲相征逐，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負，真若可信。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髮比，反眼若不相識，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，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，聞子厚之風，亦可以少愧矣。

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為人，不自貴重顧藉，謂功業可立就，故坐廢退。既退，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，故卒死於窮裔。材不為世用，道不行於時也。使子厚在台省時，自持其身，已能如司馬刺史時，亦自不斥。斥時有人力能舉之，且必複用不窮。然子厚斥不久，窮不極，雖有出於人，其文學辭章，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，無疑也。雖使子厚得所願，為將相於一時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

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，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子厚有子男二人。長曰週六，始四歲。季曰周七，子厚卒，乃生。女子二人，皆幼。其得歸葬也，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，重然諾，與子厚結交，子厚亦為之盡，竟賴其力。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，舅弟盧遵。遵，涿人，性謹慎，學問不厭，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。既往葬子厚，又將經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。

銘曰：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。

戊午上高宗封事

胡銓

臣謹按：王倫本一狎邪小人，市井無賴，頃緣宰相無識，遂舉以使虜。專務詐誕，欺罔天聽，驟得美官，天下之人切齒唾罵。今者無故誘致虜使，以詔諭江南為名，是欲臣妾我也，是欲劉豫我也！劉豫臣事醜虜，南面稱王，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，一旦豺狼改慮，猝而縛之，父子為虜。商鑒不遠，而倫又欲陛下效之。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也，陛下所居之位，祖宗之位也。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，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！陛下一屈膝，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，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，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，變為胡服，異時豺狼無厭之求，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！夫三尺童子，至無識也，指犬豕而使之拜，則怫然怒；今醜虜則犬豕也，堂堂大國，相率而拜犬豕，曾童孺之所羞，而陛下忍為之邪？

倫之議乃曰：“我一屈膝，則梓棺可還，太后可復，淵聖可歸，中原可得。”嗚呼！自變故以來，主和議者，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？然而卒無一驗，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。而陛下尚不覺悟，竭民膏血而不恤，忘國大仇而不報，含垢忍恥，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。

就令虜決可和，盡如倫議，天下所世謂陛下何如主？況醜虜變詐百出，而倫又以姦邪濟之，則梓棺決不可還，太后決不可復，淵聖決不可歸，中原決不可得。而此膝一屈，不可復伸，國勢陵夷，不可復振，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。

向者陛下問關海道，危如累卵，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，況今國勢稍張，諸將盡銳，士卒思奮。只如頃者敵勢陸梁，僞豫入寇，固嘗敗之於襄陽，敗之於淮上，敗之於渦口，敗之於淮陰，較之往時蹈海之危，固已萬萬。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，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？今無故而反臣之，欲屈萬乘之尊，下穹廬之拜，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，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，非惜夫帝秦之虛名，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。今內而百官，外而軍民，萬口一談，皆欲食倫之肉。謗議洶洶，陛下不聞，正恐一旦變作，禍且不測。臣竊謂不斬王倫，國之存亡未可知也。

雖然，王倫不足道也，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。陛下有堯、舜之資，檜不能致陛下如唐、虞，而欲導陛下為石晉。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，檜乃厲聲責曰：“侍郎知故事，我獨不知！”則檜之遂非復諫，已自可見。而乃建白，令臺諫侍臣合僉議可否，是蓋畏天下議已，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。有識之士，皆以為朝廷無人，吁，可惜哉！孔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”夫管仲，霸者之佐耳，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。秦檜，大國之相也，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。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，實管仲之罪人矣。孫近傳會檜議，遂得參知政事。天下望治有如饑渴，而近伴食中書，漫不敢可否事。檜曰敵可議和，近亦曰可和；檜曰天子當拜，近亦曰當拜。臣嘗至政事堂，三發問而近不答，但曰“已令臺諫侍從議矣”。嗚呼！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，有如虜騎長驅，尚能折衝禦侮耶？臣竊謂秦檜、孫近亦可斬也。

臣備員樞屬，義不與檜等共戴天。區區之心，願斷三人頭，竿之藁街。然後羈留虜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興問罪之師，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東海而死爾，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！

第三部分

楚辭 ● 離騷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覽揆余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：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為佩。汨餘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。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眾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？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！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荃不察余之

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齟齬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唯靈脩之故也。曰黃昏以爲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竣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馱乎求索。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妬。忽馳騫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顛頤亦何傷。擘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薜荔之落藟。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纒纒。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雖不周于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

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。既替余以蕙纒兮，又申之以攬茝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

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偈規矩而改錯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忸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！

鸞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！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。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于蘭皋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制芰荷以爲衣兮，櫛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民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爲常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。

楚辭 ● 湘夫人

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白蘋兮騁望，與佳期兮夕張。鳥[何]萃兮蘋中，罾何爲兮木上？沅有芷兮澧有蘭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荒忽兮遠望。觀流水兮潺湲。

麋何食兮庭中，蛟何爲兮水裔？朝馳余馬兮江皋，夕濟兮西澨。聞佳人兮召予，將騰駕兮偕逝。筑室兮水中，葺之兮荷蓋。蓀壁兮紫壇，匭芳椒兮成堂。桂棟兮蘭橈，辛夷楣兮藥房。罔薜荔兮爲帷，擗蕙櫨兮旣張。白玉兮爲鎮，疏石蘭兮爲芳。芷葺兮荷屋，繚之兮杜衡。合百草兮實庭，建芳馨兮廡門。九嶷繽兮並迎，靈之來兮如雲。

捐余袂兮江中，遺余裸兮澧浦。搴汀洲兮杜若，將以遺兮遠者。時不可兮驟得，聊逍遙兮容與！

楚辭 ● 哀郢

皇天之不純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。民離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東遷。

去故鄉而就遠兮，遵江夏以流亡。出國門而軫懷兮，甲之鼃吾以行。發郢都而去閭兮，惻荒忽其焉極？楫齊揚以容與兮，哀見君而不再得。望長楸而太息兮，涕淫淫其若霰。過夏首而西浮兮，顧龍門而不見。心嬋媛而傷懷兮，眇不知其所蹠。順風波以流從兮，焉洋洋而爲客。凌陽侯之汜濫兮，忽翱翔之焉薄。心絀結而不解兮，思蹇產而不釋。

將運舟而下浮兮，上洞庭而下江。去終古之所居兮，今逍遙而來東。

羌靈魂之欲歸兮，何須臾而忘反？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都之日遠。登大墳以遠望兮，聊以舒吾憂心。哀州土之平樂兮，悲江介之遺風。

當陵陽之焉至兮，淼南渡之焉如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，孰兩東門之可蕪？心不怡之長久兮，憂與愁其相接。惟郢路之遼遠兮，江與夏之不可涉。忽若去不信兮，至今九年而不復。慘鬱鬱而不通兮，蹇侘傺而含感。

外承歡之汙約兮，諶荏弱而難持。忠湛湛而願進兮，妬被離而障之。堯舜之抗行兮，瞭杳杳而薄天。衆讒人之嫉妬兮，被以不慈之僞名。憎愜愉之脩美兮，好夫人之忼慨。衆蹀躞而日進兮，美超遠而逾邁。

亂曰：曼余目以流觀兮，冀壹反之何時？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信非吾罪而棄逐兮，何日夜而忘之。

詩經 ● 衛風 ● 氓

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。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頓丘。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。將子無怒，秋以爲期。

乘彼坳垣，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。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。

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。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

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

三歲爲婦，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。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

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。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詩經 ● 豳風 ● 七月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鬻發，二之日栗烈；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遲遲，采繁祁祁。女心傷悲：殆及公子同歸。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葦。蠶月條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遠揚，猗彼女桑。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，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裳。

四月秀葽，五月鳴蜩。八月其穫，十月隕穉。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貉，爲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載纘武功，言私其縱，獻豸於公。

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穹窒熏鼠，塞向墜戶。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

六月食鬱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，八月剝棗，十月穫稻。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，九月菽苴。采荼薪樗，食我農夫。

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。黍稷重穆，禾麻菽麥。嗟我農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執宮功。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；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

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于凌陰，四之日其蚤，獻羔祭韭。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。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

詩經 ● 小雅 ● 采薇
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

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歸曰歸，心亦憂止。憂心烈烈，載飢載渴。我戍未定，靡使歸聘。

采薇采薇，薇亦剛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陽止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憂心孔疚，我行不來。

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。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

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；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四牡翼翼，象弭魚服；豈不曰戒，玁狁孔棘。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饑；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！